

羅家倫

周玉山 修訂

新人生觀

(修訂本)

新人生觀就是新的人生哲學

人生觀不是空懸靠身體力行

人的一生是進取不是等候的

臺灣商務印書館

羅家倫

周玉山 修訂

新人生觀

(修訂本)

新岫廬

新人生觀（修訂本）

叢書主編◆王學哲
策劃◆叢書整理小組
作者◆羅家倫
修訂◆周玉山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葉嚳英
責任編輯◆徐平
校對◆許素華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修訂版一刷：2010 年 6 月
修訂版二刷：2010 年 10 月
定價：新台幣 220 元



ISBN 978-957-05-248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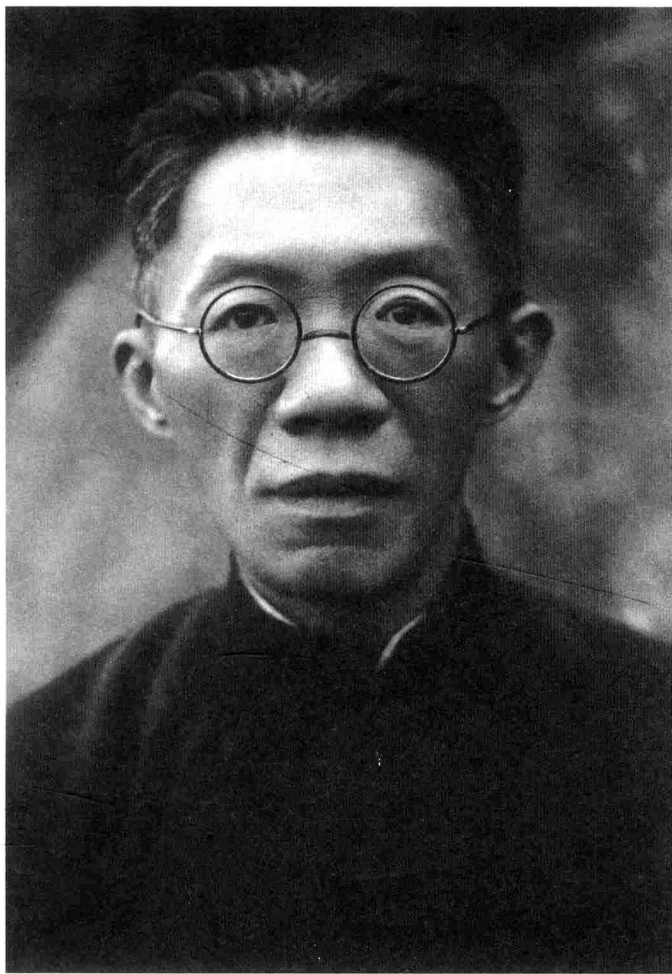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羅家倫先生，公元 1897 年生於南昌，祖籍紹興，1969 年卒於臺北市；是中國近代偉大的愛國者，終身以教育文化復興民族為己任，曾任清華大學、中央大學、與政治大學三校校長；抗戰時以《新人生觀》激勵全國青年奮勇報國，影響極為廣大深遠。圖為 1925 年他在法國巴黎留學時所攝，時年 28 歲。



1950 年冬於臺北（郎靜山先生攝）



戰時任中央大學校長期間（1941 年之前）



清華大學校長期間（1928～1930）於北平



留學法國期間（1925～1926）

序

羅久芳

《新人生觀》孕育於七十年前的戰時陪都重慶，在敵機疲勞轟炸的威脅下，父親對中央大學學生做了十六次獨立成篇卻又自成體系的一系列演講，這些演講詞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由商務印書館匯集成《新人生觀》一冊出版。該書內容是父親多年來對人生問題的思考結晶，體現了他在國難期間辦理大學教育的理念和使命——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他把此書「獻給有肩膀、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且有熱忱的中華兒女，尤其是青年」並非偶然，因為他始終希望能因此而為國人樹立一套現代公民的準則，激勵並鼓舞青年負起戰後重建中國的責任。

戰時重慶物資艱困非常，因此第一版的《新人生觀》是用粗糙土紙排印，定價非常低廉，誰知甫一出書，立刻洛陽紙貴，供不應求。父親用「愧汗淋漓」四字形容他在親眼目睹寧夏賀蘭山北的一位小學教員和貴州西部一位軍中服役的士兵，因為欲求一書而不可得，乃分別動手抄寫時的感動，知道自己

責任重大。以後的五年中，《新人生觀》在重慶和上海連印二十七版，銷路打破了商務印書館成立四十多年以來除教科書、字典外所有書籍的紀錄。

一九五〇年，父親從印度下旗歸國，回到正處於生死存亡關頭的臺灣，再度興起喚醒有理想、有熱誠的知識青年「建設現代化的中國」的念頭，於是他將重慶出版的《新人生觀》略加修改，並對第一章「建立新人生觀」做了較大幅度的改寫，交予王雲五先生創辦的華國出版社重印。儘管時空環境已大不相同，然而這本書在臺灣受歡迎的程度並不亞於當年的重慶與上海；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八五年之間，它在臺灣連續發行二十六版。一九六九年父親去世後，坊間盜版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一九九二年，臺灣商務印書館以人人文庫小開本形式再版，《新人生觀》被列為「新人人文庫」第二十二集。

父親生前最感到安慰的是，自一九四二年《新人生觀》出版後，不斷有青年讀者來信反應，說他們從這本書中得到許多人生的啟發和鼓勵。不僅如此，當這些青年成為社會中堅力量時，他們還把這種精神繼續傳遞給下一代。畢生從事教育工作的中央大學校友田蘊蘭女士在〈悼羅志希校長〉文中，即指出《新人生觀》在她身上所產生的潛移默化作用：

它不僅徹底透視了當代青年心理的全貌，並且對青年應有努力的方向帶來莫大的鼓勵……我曾反覆讀過它。有時常常會在無意中發現，我對學生們的講話，竟是該書中一整句、一整段的文章。

父親的北大同學老友毛子水先生認為《新人生觀》對社會的貢獻，或許比父親其他工作來得更要大些。北大師長蔣夢麟先生在臺灣初次閱讀此書，也說「真是好書」。後來蔣先生發行《西潮》中文版，請父親作序。父親在序言中指出，文中「每一片段都含有對於社會和人生的透視……其將東西文化相提並論之處，尤其可以發人深省」。師徒二人惺惺相惜之情，溢於言表。

一九九〇年，耶魯大學哲學博士、臺大哲學系教授傅佩榮在《中央日報》「現代經典之旅」欄發表了一篇四千字的〈羅家倫的新人生觀〉，特別推崇父親的「用心與取材」、「愛深與責切」、以及書中提倡的「意志與改造」、「信仰與熱忱」，指出「這是一本雄辯滔滔的書，理論與實例並重、交互運用，無懈可擊。只要翻開第一頁，就想一口氣讀完全書。」

他問：

《新人生觀》出版將近五十年，還能一再吸引廣大讀者，成為三代人共同閱讀的傑作，原因何在？除了上文所剖析的種種特色，尤其是立論的深剖與周延，題材的清新與銳利之外，當然還有它純粹屬於文學上的理由了。

傅佩榮教授進一步指出，父親深入淺出剖析人生哲理，是《新人生觀》與坊間一般青年勵志書籍最顯著的不同：「前輩學者的國學造詣往往表現於詩歌唱和或專業論著之中，不易讓人入窺堂奧，羅家倫先生卻讓大家分享他的造詣。我們在快樂的分享之中，感覺一股提升的力量，彷彿羅先生的意志在前方向我們招手，我們須快步趕上，接過棒子，共同開創一個充滿意義的人生。」

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海峽兩岸互動漸趨頻繁，《新人生觀》被人們從故紙堆中找出，以「學術文化」類別重現風華。二〇〇五年，《新人生觀》正式重返睽違數十載的中國大陸，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替它改了一個名字：《寫給青年——我的新人生觀演講》，列入該社「文化要義叢書」第一輯。編

者推許出它歷久彌新的特質：「全書文字流暢、感情激昂，處處洋溢著清新、明快、鮮活、向上的氣息，比之陳腐說教生動，比之莊嚴訓導活潑。而書中大部分篇章所體現的進步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閃光的社會價值。」

歷經百餘年動盪不安的中國，現在終於有機會思索人生的問題，重新探討國民道德與民族意識的內涵，並對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進行檢討與反思。我期望這次商務新版《新人生觀》能一償父親宿願——「把握住時代的巨輪，有意識地推動它進向我們光輝的理想。」

自序

浩蕩成江的鮮血，滂沱如雨的炸片，時代掀起的亙古未有之洪濤，能不使我們，站在存亡絕續關口的我們，對於整個的人生問題，有一度新的審察和領悟？

我們要生存，我們更要有意義的生存，所以我們那能不追求生存的意義，和達到這有意義的生存的方式？

在這真實空時構成的創造的宇宙裡，我們的生命是動的，真實的，更是創造的。我們的思想不能開倒車。我們不能背著時代後退，我們也不能隨著時代前滾，我們要把握住時代的巨輪，有意識的推動它，進向我們光輝的理想。

我們要揮著慧劍，割去陳腐。我們要廓清因循、頹廢、軟弱、倚賴、卑怯，和一切時代錯誤的思想——生命的毒菌；不但是打掃地方，為了培養新的肌肉，而且是期待長成新的骨幹。

這偉大的時代，需要我們有力的思想，有力的行為，有力的生命。

自從神聖抗戰發動以來，我就開始想做一點積極的思想工

作。我寫這部《新人生觀》的時候，不想照傳統的寫法，分門別類的論列人生哲學的各部分。我只想把中國民族思想和生命中，我認為缺少或貧乏的部分，特別提出來探討，來發揮，但是寫成以後，也自成一個系統。

講人生哲學，要是使它理論的基礎穩固的話，不能不有它在玄學——形而上學——上的根據。這一點我那裡敢忽視。

這部書裡的十六章，本是我於中央大學西遷以後，對全校的一套系統演講，也曾在刊物上登載過幾篇，現在重新寫定，成為專書。我斷不敢希冀前哲在圍城中講學的高風，但是這十六章，卻章章都是講完和寫完在敵機威脅的期間，有時還在四周圍火光熊熊之中。

我斷不敢說這部書是表現一種有力的思想，我只敢說，這是我個人用過氣力去思想的一點結果。我是根據自己知道的深信，以充分的熱忱寫出來的，自然我也希望國人能得到同樣的深信。

這一件不是泛泛的禮物，敬以獻給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且有熱忱的中華兒女，尤其是青年。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元旦，陪都重慶，羅家倫

修訂者言

周玉山

一九四二年初，羅家倫先生在陪都重慶，整理其演講稿，取名為《新人生觀》，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後轟動全國知識界，至今已半個多世紀了。

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從大陸到臺灣，《新人生觀》依然屹立，一如蔣夢麟先生的《西潮》，成為傳世之作。所謂傳世，非指空間的世界，而指時間的世代。古人以三十年為一世，《新人生觀》已傳至第三個世代，從暢銷到長銷，仍有未歇之勢，足以告慰羅先生在天之靈。

二〇〇三年，我從政治大學來到世新大學，在口語傳播學系，講授「口傳經典選讀」、「講稿撰寫」等課程，常以《新人生觀》為教本，獲得學生的歡迎。是的，學生歡迎這本書，未必包括了我。我在感謝羅先生之餘，興起修訂此書之念。一念之動，終能成功，則要感謝方鵬程先生，以及羅久芳教授。

鵬程先生是臺灣商務印書館的總編輯，他聞我言，立即聯絡羅先生的女公子久芳教授。拜網路之賜，旅美的久芳教授也

立即回信，表示非常欣慰，且以書面同意。兩位的鼓勵，成為我最大的動力，於是第十度拜讀書中的每一個字，務求修訂本精確可誦。

我在授課時，強調講稿或作文的四要：一、先破題，二、再舉例，三、引名句，四、加創意。這樣的心得，也來自本書的啟發。本書收了十六篇演講稿，篇名泰半出自羅先生的創意，而且是警句，最宜於演講。羅先生飽讀中國詩書，又留學歐美各國，本書引經據典，是為特色。我在受惠之餘，敬謹回讀這些經典，因此雙重受惠，心中滿是感恩。

大體而言，修訂的內容如下：

一、還原典籍。本書是演講集，不是論文集，不必註明出處，偶有出入，也無傷原意，但我仍盡力為之。例如，韓愈的〈進學解〉，本書引為「焚膏油以繼晷，恆矻矻以窮年」，現在還原後句為「恆兀兀以窮年」。岳飛的千古名言，本書引為「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今據《宋史》，還原為「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李後主的名句，本書引為「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別離歌，垂淚對宮娥」。今據〈破陣子〉原文，中句改為「教坊猶奏別離歌」。《禮記·禮運篇》的名句，本書引為「貨，惡